

反思①

家长在孩子心目中
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

如今，刘曼辉这个“成功”的妈妈在当地小有名气，找她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。她每天要接三四个家长的电话，有的家长在电话里的第一句就是：“刘老师，帮帮我的孩子！”

前来咨询的问题五花八门。一个父亲说，女儿成绩很好，可高考考砸了。高考那天孩子出门时，他说了一句：“女儿，加油！”事后他一直很自责，认定这句话让孩子压力太大影响了发挥。他堵着刘曼辉问：“我是错了吗？”

刘曼辉通常不会立刻给出“技术性”的处理意见，比如怎样克服上课玩手机。她觉得那些都是浮在水面上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大人病了。

她会给这些父母念一些话：“妈妈是‘会计师’，算好了我们的每一分钟；妈妈是‘变色龙’，考了满分睡着了都会笑醒，考差了就会大发雷霆；妈妈是‘母老虎’，每次出去玩总会准确地堵回来；妈妈是‘河东狮吼’，看一会儿电视就发作……”这是面对武汉市作文竞赛题《给我一点时间》，孩子在答卷上写下的。

刘曼辉推荐家长上豆瓣网看一个叫“父母皆祸害”的小组，听听孩子们是怎样“妖魔化”家长的。这个组员有近7000人，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：如何对付父母？

两场演讲中，刘曼辉都把“父母皆祸害”作为引语，现场一下子变得无比安静。有家长说，自己从来不知道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竟是这样的形象。

反思②

赏识教育都懂，
该怎么做却不知道

“虎妈”近年来成为公共话题，很多家长找刘曼辉聊天，几乎人人都说自己不是“虎妈”，自己更倾向“美国式的宽松”。

可刘曼辉发现，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。看起来，大家都很赞成赏识教育，但到底怎样赏识孩子？

戏剧性的一幕让刘曼辉至今难忘。一次，她和一群家长吃饭，饭桌上大家正热烈讨论“要赏识孩子”的话题。说话的空当，一个小学生用刚吃过骨头、油乎乎的手，在纸上印下一个可爱的手印。当这个女孩儿很得意地向妈妈展示自己的杰作时，妈妈看都不看，手一挥把孩子推开了， “去去去，别捣乱”。一桌子人仍然热烈地讨论着，没有一个家长去看看这个孩子在纸上做了什么，更别说鼓励孩子“有创意”了。

另一次，刘曼辉现场出题“考”一对父母。很简单，写下孩子的优点。母亲憋了10分钟写了8个字，父亲写了短短3条再也动不了笔……最后，夫妻俩好不容易凑了7条。可刘曼辉坚信，“一个提笔就能写下孩子至少20个优点的妈妈，才基本合格”。

她问这对家长，孩子长到17岁了，你们表扬过孩子吗？他们点头。“那你们怎样表扬的？”刘曼辉不解。

后来刘曼辉弄明白了，这个孩子17年来，听到的表扬都是“复合句”：“你××事做得不错，但是……”重心永远在“但是”的后面。“但是”像条响尾蛇一样咬了这个孩子17年。

据《青年商旅报》

这个妈妈不简单

她走的是“虎妈”、“羊爸”之外的第三条道路

在绝大多数中国妈妈眼里，李亦雯肯定是个真正的优等生。

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优秀毕业生，毕业当年报考了牛津大学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、巴斯大学、德国洪堡大学、柏林自由大学、维也纳大学、华盛顿大学等12所世界名校，全部被录取，并拿到包括牛津在内6所大学的奖学金。最终她放弃牛津大学，接受欧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全球经济，接着到联合国实习，再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史，以全A成绩毕业。

毕业后，她被美国一家顶级投资管理集团录用。该集团在当年全球数千个报名者中只招10人。最后一轮是集团20多名中高层经理的面试，每人一对一，谈一小时。3天面试后，她脱颖而出。

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学称，这家投资集团跨三大洲层层考核的严格挑选，寻找的是“全球最聪明、最善于沟通”的人。李亦雯并不认为自己多么聪明，她讨厌“哈佛女孩”、“牛津男孩”之类的标签，她说自己只是个“为减肥发愁、渴望爱情”的普通女孩。不过，“我有个不普通的妈妈”。

她记得大学时老师说：在攀岩时，每个人手里有5颗钉子，有的人不冒任何风险，可能每隔半米就放一颗钉子，走得很安稳；而有的人则隔0.8米或1米才放一颗钉子，虽然走得不太稳，但总能达到最高的高度。她自己“不过就是把钉子放得比较远的那个人”。

而鼓励她安放钉子，并随时准备好在她掉下来时接住她的，正是她的妈妈刘曼辉。

向妈妈证明自己

刘曼辉说自己不是“虎妈”，不“圈养”，但也不“放养”，她走的是“虎妈”、“羊爸”之外的第三条道路。

刘曼辉是武汉一家大型国企的中层管理干部，丈夫是大学老师。

刘曼辉翻开自己的育儿日记，觉得自己的赏识都有些像“放大镜”，夸张得有些好笑了。

那时她并不懂什么教育，当肉乎乎的小雯雯出生时，她只是本能地觉得要保护好她。“孩子的心就像豆腐，不忍心破坏”。不破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赞美。

雯雯出生不久，父母就建立了5本档案：一是生活日记，记录雯雯的点滴进步和生活趣事；二是录音磁带，录下雯雯各个时期的语言，包括哭声、笑声、唱歌、背诗、讲故事、对话等；三是画册，凡是雯雯随手乱涂乱画的纸片都保存收集起来，从中可以看到雯雯观察事物、表现事物能力发展的脉络；四是影集；五是病史档案，观察她的体质变化。

雯雯从小到大画的每张画，小到一点，大到人物素描，都得到妈妈的“隆重表扬”。严格地说，最初几页纸根本就不是画，“乱七八糟几个点”、“歪歪扭扭的横线”都被妈妈使劲说：“雯雯真棒！”等到雯雯稍大些，画“小鸟”了，妈妈夸她：“哇，雯雯还有这个才能呢！”这番表扬是妈妈考虑过的，因为她知道雯雯能听懂“才能”这个词。她要让雯雯知道，妈妈的每一次赞赏都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虚假的。

当雯雯表现出小孩子特有的观察力时，爸爸妈妈总是鼓励雯雯：“说得太好了，再想想，还像什么？”所以，雯雯把太阳比喻成“气球”、“鸡蛋”，把盖着铁盖的烟囱喊成：帽子！帽子！她把汉字的“口”，说成是毛巾；看到卖烧饼的与买烧饼的打架，她就说“他们不像大蒜一样团结”……

刘曼辉渐渐发现，赏识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孩子得到的赞美越多，越喜欢被赞美，为了得到这些赞美，孩子会自觉地做到自己的最好。

一些时候，赞赏不需要语言，孩子也懂。刘曼辉从不说“你要考一百分”、“你要得第一”，可雯雯发现，只要自己拿到了一百分，妈妈就一脸的喜悦，第二天带自己看两场电影，去山上采蘑菇、做根雕……下一次，她就会更努力。这成了良性循环。

当然，拿到下一个第一名的代价是更刻苦的学习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要吃年夜饭了，雯雯还在学习，她对家人说：“如果我不学习，我就有犯罪感。”

如今，刘曼辉在日记本里读到这句话时，心里隐隐发痛。刘曼辉承认，女儿学习好，原因之一是为了满足妈妈。“但让妈妈高兴成为学习的动力，也不算错吧？”

孩子一边承受着“为妈妈高兴而学习”的压力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个家庭又给了她尽可能宽松的土壤。

刘曼辉夫妇一直很少斥责孩子。小时候，雯雯有一次想让6只小鸡游泳，把它们淹死了。妈妈没有责备，而是告诉孩子，小鸡不会游泳，引导雯雯观察鸭子与小鸡“脚”的区别，观察什么是“死亡”。

当孩子被伤害，有心理阴影时，妈妈总是努力找办法修补。有一次，3岁的雯雯突然说：妈妈，我们俩结婚吧。爷爷严厉地说：不好，这话说得不好。爷爷说话的口气较重，雯雯顿时大哭起来。从此，她再也不提“结婚”二字。

为了让雯雯再开口说这两个字，刘曼辉买了一套《世界著名童话集》，里面有《睡美人》、《白雪公主》等，每个故事都有结婚一词。念书时，妈妈会把“结婚”念得很重，几本书下来，雯雯懂了，说：我好傻，结婚原来是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生活在一起，我不能和妈妈结婚。

这是妈妈的错

如果说李亦雯离普通孩子很远，但刘曼辉的教育却就在身边。刘曼辉是等到雯雯上大学了，因为想念孩子，把育儿日记翻出来看，才发现自己不是个合格的母亲。

在一本绿塑料皮、印着影星头像的日记里，刘曼辉看到了这样一段泛黄的文字：上课时，老师要同学们造句“又……又”。一个小朋友被点起来后说：李亦雯又胖又矮。全班同学都大笑起来，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。听到这，爸爸妈妈也哈哈大笑起来，妈妈接着问“雯雯，别人笑了，你笑了没有”，雯雯说“没有，我没笑”。妈妈说，应该这样造句，李亦雯的脸又圆又红。雯雯说，别人才不会这样造呢，这是爸爸妈妈造的句。

近20年后，读到这番话，刘曼辉唏嘘不已。她说，当时自己没有用最好的方式保护孩子的自尊。妈妈造的句掩盖了问



母女俩在夏威夷

题，却没有解决问题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刘曼辉希望说：雯雯，看上去你有点儿难过，给妈妈说说你的不舒服好吗？

实际上，这个“伤痕”一直留到现在，李亦雯如今只有80斤，可还在喊“减肥”。

“这是妈妈的错！”刘曼辉叹着气说。

李亦雯高考结束那天，同学们晚上出去狂欢，半夜11点了，20多个同学还不舍得分开，大家商量不回家了，找个宾馆住下。

女儿在电话里小声哀求妈妈：“在外留宿一次，就一次。”妈妈大吼：“绝对不可以！”刘曼辉拍着胸，痛苦地回忆说，在电话里，自己“母老虎”般把孩子臭骂回去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巧的是，一位父亲也说起类似的事。同样是高考结束这一天，同样是在外面狂欢，这个爸爸始终跟着这群孩子。到凌晨3点了，女孩给这个爸爸打电话：来接我！爸爸在车里故意等了10分钟，装作匆匆赶来的样子。父亲一直以为，女儿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她。多年后，女孩写了一篇《不知道幸福就在身边》，她说，自己其实知道那天父亲就躲在不远处保护着她，她感谢爸爸。

刘曼辉听到这个父亲的故事，鼻子都酸了，羞愧极了。“爱有很多种方式，显然这个父亲要我做的好得多。”

李亦雯高三时谈过恋爱，被刘曼辉发现了，劈头盖脸地骂：“必须分手，这么早谈恋爱，让小区人看见了，我的面子往哪里搁！”

她把“面子”二字咬得很重。

多年后，妈妈问至今单身的女儿：“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时光是什么？”雯雯说：“初恋！”

刘曼辉顷刻间联想到自己犯下的“罪行”，原来自己伤害了女儿心中最美的东西。

放开拉着孩子的手

雯雯从小是个乖乖女，大事小事尽管妈妈也表示要听她的意见，但上哪所学校、报文理科、报北外德语系基本上都是妈妈说了算，雯雯也习惯了有问题找家长，把父母当圣诞老人的口袋。可到上大一那年，雯雯开始了第一次“真正的反抗”。

放寒假从武汉回北京，上火车前，刘曼辉坚持让雯雯脱下裙子，换裤子上卧铺，而雯雯坚持：我就穿裙子，非穿不可！母女僵持了很久，最后妈妈生气地走了。

几天后，雯雯给妈妈发来短信：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做一回自己！

妈妈手里的风筝有点儿脱线了，她不得不接受孩子想飞的事实。

上大学后的雯雯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了，尽管她的成绩仍然是第一名，但她不再甘于当“好学生”：她逃课去听各种讲座，参加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的鸡尾酒会，做志愿者、拍电影、学摄影、泡三里屯酒吧，竞选学生会主席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。妈妈以前对她“当外交官”的规划，在她眼里“实在没什么意思”她竟然违背了好学生、乖乖女的N多原则。

她放弃保研、放弃各种工作的面试，坚持要去国外留学。12所世界名校录取了她，当面临是否选择牛津大学时，全家开会，爸爸妈妈认为应该去，但雯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，放弃牛津。

这一次妈妈让步了，她隐隐约约觉得：自己该完全放手了。她没想到，正是自己的放手，风筝飞得越来越高。

面对前来咨询的家长，刘曼辉总是袒露自己的心声：教育的过程，就像放风筝，刚开始要拉着、扯着一起跑，等飞到空中，就要放手，轻轻地带着、注视着、陪伴着，然后完全放手，只是心灵的陪伴。

她用自己的教训告诉家长，“放手”的具体做法，就是从停止唠叨、真正“闭嘴”开始。比如，孩子上高中了，饭桌上就不要总说学习，好像除了学习无话可谈。父母完全可以把孩子当大人一样，说说自己的烦恼，像工作上有什么压力，房价涨了，鸡蛋贵了……但千万别把话题一转：儿子，以后就靠你了！

多年后，等到女儿在美国工作，刘曼辉去洛杉矶看女儿，她感到了某种身份置换：自己语言不通，什么都依靠雯雯，自己倒像“女儿”，雯雯像“妈妈”。

起初，刘曼辉哪儿也不敢去，出门就靠雯雯。后来雯雯工作忙，就给她地图、车钥匙、机票，鼓励她自己出门。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，刘曼辉越走越远，竟然独自把美国横穿了一遍。

她说，是雯雯的“放手”，让她走得更远。做妈妈的，算是真正明白了“放手”的重要。